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六

湘潭羅汝懷念生纂

說

義倉說

安化陶宮保撫皖時。奏準勸設豐收義倉。曰備荒行之大有效。嗣督兩江行之。又大有效。其奏疏章程具於疏槩。復有告示刊本行於時。羅生讀之感其意美法良。而因思變而通之。曰大蘇窮民之困也。乃參酌其例。曰爲例。一曰秋穫豐收之後。或一屯或一甲或百戶。自相聯絡。勸藏穀之家捐輸穀石。其多少量力。或有田者照田派捐。佃田者照穀量出。曰爲義穀。其或祠廟有

公資可捐。或有好善樂施士女格外厚捐者。聽。又或有演戲賽神及佗佛事祈福者。勸令準折爲此義舉。均泐碑已。歿姓氏。二曰捐穀尙少。寄藏殷實之家。穀多則月置公倉。並擇人看守。三曰義倉須擇總管二人。輪值經管二人。總管不拘季數。輪值不許因仍。四曰總管只經理事務及稽察簿冊。其穀之出入。係輪值經理。不入總管之手。五曰輪值新舊交代。必須照簿實存。穀數搬倉點明。如交代互混少數。著承接者賠補。六曰義穀惟耕者借貸。其不耕而有他業者亦可。若無業游手之人。不準借貸。七曰借穀之息。以少爲賢。其初爲積貯計。或略多。至積穀漸多。則取息遞減。八曰借穀自一石至五石。須一人耽保。至十石。便

須二人就保代書僭約。一有拖欠著就保賠墊。或於鳴官押追。九曰積穀有餘遇青黃不接之時平價糶。遇稍荒減價糶。儻全無收穫卽盡穀發賑。豐年再捐。十曰積穀有餘遇境內有鰥寡窮老者當量爲施予。十一曰外來水旱饑民過境或發義倉粟與保甲酌給。十二曰穀捐則爲公物雖捐少捐多一聽經管協謀施行不得藉詞擾撓。十三曰義穀聽紳民自主收放出入官吏概不與聞。惟侵吞負欠之弊須稟官嚴究。十四曰無論城鄉士民客商能倡捐多穀者均當照例分別旌牌。曰資鼓勵。於是育鵠之者曰此非卽社穀之法乎。社穀之前車未遠而子將身親其果乎。曰子何不察之甚也。曰吾竊聞吾鄉社穀積至數百

石歸之都耆某一人之手某初殷實後漸貧不能歸給鬻產後
眾訟之除民欠外尙得歸給大半復曰託之某姓一人之手後
亦如之至某季而盡追其餘曰入官矣夫曰數百石之積託之
一人藏之一家委之數十季而又欲行之一都之廣其勢不得
不敗若有總管有輪值有耽保互相牽制一甲之狹戶口無多
尤易稽核總管但有經理之權而穀不入手輪值縱有侵吞之
意而交代須明竭一載之經營其人不受累也僅一季之付託
其家不遽貧也貸穀十石用二耽保則賠墊不窮有業則貸無
業不貸則逋負可免一鄉至無與爲耽保之人則可杜鵲填之
欲壑而兼警惰游一境至皆可興耕佃之事則已戢無賴之邪

思而杜驅匪僻。便官便民。便貧窮。杜便富厚。而案於何有。曰。陶
例不稱貸。生息不推陳易新。原曰。杜侵漁之弊。子曷反之。曰。彼
則爲臨事補救之謀。此兼爲平日滋培之計。隨地制宜。兩不悖
也。蓋江南地多水災。常資賑濟。各鄉則高處。杜無水災。若旱災
如乾隆戊戌嘉慶丁卯。迄太歲乙未。皆數十季而一見。可無事
此。惟是窮民之困。在於俗所謂借生穀。生穀者。卽春借秋還舊
法。而牟利之徒。樂人之危。每倍其息。貸穀十石。併息至十五六
石。故耕者未嘗不遺棄溝壑。乃場甫築而餅旋罄者。比比然也。
登穀之時不及一旬。而貸穀之時且三百有八旬矣。其困奚自
而蘇。此必不可不稱貸而益之。而取息亦不過爲穀少覓見。故

曰積穀漸多則取息遞減也。曰陶例中有每族每房相爲聯絡之法。今族中或有公田公費。子孫不免各懷異見。不數季而輒墮。一本之親猶不可恃。況鄉人乎。曰鄉曰義。合親曰睦。義不必曰豆區。揜恩不可曰斗粟傷。一姓之中無非伯叔兄弟。一有儲備。既不能坐視其飢寒。一有負竄。又未便過用其取索。故鄉人可爲而親人反不可爲也。且夫移民移粟。古有良規。今則穀貴之時。富民遏糴。貧民則坐守而懷攘奪之心。貧民遏糴俗謂之境。凡穀出他境及出河者。痞徒輒糾眾阻止之。富民則忿急而爲鬪爭之計。謂坐食之貧民皆當仰給於富民。一生之銖積既無。曰服富民之心。謂待斃之窮民皆當負貸於境外。百里之遙途亦無。曰慰窮民之望。

常平穀必貯於城府。鵠裹糴而往求也。社倉穀糴頒於都鄙。鵠比戶而皆給也。然則曰一境之有餘補一境之不足。分則一境有餘。合則四境皆有餘矣。曰繫季之有備防。一季之不登。暫則一季有備。久則季季皆有備矣。因民之利。曰爲利。不過煩官長之經營。勞民之力而忘勞。吏何事。吏胥之紛擾。由是而耕者得其貸乏者得其糴。丐者得其乞。無告者得其施。由是而貧者得其生。吏奮其業。富者安其守。吏持其盈。將旱乾水溢且潛消其沴厲也。甯往救荒之斤斤乎哉。

保甲事宜說

擬保甲事宜二十四條。時有曰爲問者。略疏大意答之。

保甲之名。冊於宋王荆公安石。神宗熙寧二年。安石言。先王曰。興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大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兩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已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板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已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奸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擧者乃坐之。其尻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擧逃逐。死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它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增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曰書其戶數姓名捉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三路曰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民閒應調不勝其苦行之十有五季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按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八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其時司馬溫公充韓魏公琦趙清獻并程明道顯蘇文忠軾歐陽文忠修富鄭公弼文潞公彥博等力言其害至元豐八季哲宗卽位司馬溫公充奏罷之

明正德嘉靖朝王文成公守仁申諭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案的實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墾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錢糧等項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畱縣已備查破及遇勾攝及墾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甲內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果能改化者則除其名境內盜竊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辜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曉諭覺察卽姦僞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矣十家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不聽

勸解恃強凌弱反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卽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舉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連其區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導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一邑之治真可已不勞而致特略述所已大治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成挂壁之虛文也其申諭增大保長曰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大牌頭者所已防脅制侵擾之弊然遇盜賊之警不可已無統紀合

大保長督領於各鄉邨推選才行爲眾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
司防禦盜賊不許干與詞訟因而歪斷鄉曲但遇寇警卽仰保
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各於要地置鼓一面鄉邨相去稍遠者
仍起高樓置鼓其上小巷擊鼓各巷應之一邨擊鼓各邨應之
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併力
夾擊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
邨各家皆置鼓尤爲悽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罰
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各府仍要不時稽察毋得虛文
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旨上具劄王介甫之法與王陽明之法同一保甲而於介甫則

毀之於陽明則頌之其瀟又非甚懸殊也蓋凡人之欲有爲也
必先大名望而聯絡號召以助聲援策應者亦不可少則事易
集而弊易祊介甫欲矯闢昔奮然有爲而圖治太急免役均輸
青苗募役手實更定科舉諸新法先後並舉既未能遽信於民
而復與士君子爲忤故因民之怨苦而益排之其實小民之怨
咨不盡足據而當日之士君子亦豈無疾之已甚之情致令百
世而後相率曰爲日寶而蒙獨不欲爲隨聲之和者蓋其才智
氣力實非今之人所可幾也如必謂變法勇行爲不然則胥爲
王珪之三愆宰相矣時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季無所建
明但云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而已
而何曰大於人之斲乎顧其可議者執守已見狷狹少容意弗

遂則苛刻傾陷隨之此由性分之偏激使然夫道問學而不尊德性之故也使介甫能如陽明之虛己下人公尊己專功之見曰圖大計則何法之不可行哉然而其法至今不可廢則非法之不善明矣

十家爲保之法雖冊自安石而實周官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遺意也安石大法之意在曰之除盜而漸習爲兵曰省財費而本斂于清端公總督直隸申明保甲諭曰編查保甲團練鄉勇之法無事則稽察盜賊曰遇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剿不動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爲一家戰守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

善於此者也。則夾安石意矣。安石之法則兼及殺人強奸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賣同保之舉發陽明之法則兼及息詞訟而推及於厚風俗興禮樂尤周官之遺意矣。而如之何可廢也不能廢而又草之行者其故有二。行必責成於州縣。今之州縣訟獄錢糧差使既不暇給而文網過密動干處分於黽勉奉公之餘增設一大端行之不力則門牌一發簿冊一繳之應故事行之力則有督率董勸之煩勞且恐因此而干禁令此不願行而不行也。今之官吏遷轉無常公署實如傳舍有數月而要數官者而事權實操自院司院司久任則道府州縣雖要事猶不廢院司一去雖道府不能主持何論州縣卽毅然有爲之州

縣不必院司道府之責成而吏無如王曰京兆何矣此不暇行而不行也

凡事未計利先計害身得無慮而今所慮於保甲者夾皮毛之說未中肩髻如吏胥保甲之需索百姓也司其事者之陷害良民也謂陷害富民乎而今之富民孰爲椎魯錢糧詞訟動至許官又多狡黠有力者爲之繫援豈受制於人者謂傾陷貧民乎竊物而動控誣良坐拚而佯爲服毒官司所覈幅伏而何有於同里之紳耆蓋所慮者古筭牒拙無識之民非今日渾沌大開之民也且鄉之司事不過舉貢生監之倫鄉人所視之蔑如者也

從前舉監頗少故尙爲鄉人貴重近日利場繫密而舉多世風浮侈而監多捐例頻數而職尤多鄉鄰頂戴數見不鮮矣

惟束身自好者鑒一事也此一舉監持之彼一舉監撓之若者不為鄉人所鄙耳

民則尤屏息不能出語而謂一假稽察之權遂可肆行無忌乎

所慮者不在假已權而轉在不假已權為於事無濟耳頃大憲示諭鄉

團有司吏派司事正務且不雖不肖者因緣為奸在所不免而能舉要何能要挾已遂其私

無害大局況有司尚有旌別之權乎綜天下知縣餓一千三百有又知州一百四十七而

已一百八十四知府六十五直隸州統之未嘗防州縣之擾民而不設也州縣已紳耆為分理邑得二三十人而千萬人理矣

若不能治二三十人又何已治千萬人乎此理之易明者也至於吏胥需索尤所易杜惟保

甲常季例造煙冊每戶索錢二三十文此吏至細不足詰責如

十戶只得錢九百耳且保甲長無官給工會夫欲不擾百姓保甲長獨非

百姓乎

古人之論治也曰輔翼勞來匡直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勸相曰化導安石欲利民而不因民有
匡直而無勸導此其弊也夫盜賊窩竊賭博私宰者本民之所
苦今第責民之自爲驅除民必自思所自驅除之矣盜賊每夜
窺伺則不得不爲巡守盜賊持刀拒捕則不得不練壯丁而夾
煩上之人爲之提撕警覺故示法令自齊一之安石之治太密
如十家爲保必習弓弩教戰陣使所聯之十家皆貧何自備弓
弩其時鄉民無錢買弓矢聞於神宗十家皆老弱何自教戰陣夫十家一聯者
自尻相比近什長易於覺察奸邪耳非可執戶戶而責自償所
望也

官司下團練之令而費無所出則曰富者出財貧者出力而富者不應貧者夫不應貧者曰吾何畏在耳奈何曰力爲富衛也富者曰貧之力可恃乎奈何曰財爲貧資也北山之處士爲解之曰此葦非王事富夫當出丁貧夫當出財按畝均輸大錢五十業佃各半於是得錢二百餘千而分四團練之又支用本甲義穀約三百石已備器用而義穀夫繫按畝均輸已地方之公財辦地方之公事上不尻科勒之咎而下不騰怨謗之辭今欲爲民興利除害既無公帑又恤貧民而鴉片賭博之肆行貧民實較富民爲甚此富民之所已不服而卽貧民所耗之費治貧民所中之害其爲恤貧者大矣已不欲擾民故而第思仰給於

富民不知適已擾富矣非政之通也

漢王莽時徵治河之策韓牧言宜於九河故道重穿九河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當有益此言最得治理蓋凡事之行當因地因時且因人今欲行保甲之法無論天下卽一州一邑必有格於時地與人者矣宜先就可因之處行之規模旣大則有聞風言興者而督責吏有辭但令九得四五其利已溥若不論時地與人而一例繩之則安石復生矣發機不案獸突矢匹而曰是終不可行也是吹鑿廢食之流也

古之保甲長皆士與耆民爲之得有司禮接今則役而已矣故論者謂視保甲爲厮隸宜不能行然今旣不能升保甲於禮接

之途。夫不能使士人爲保甲之役。則曰保甲供餼。而復擇紳耆爲統率。誠爲兩得。但尋常保甲繫地方民庶輪充。故工會或有或無。聽其土俗。若擇能而使。則工會在所必給矣。而紳耆已任怨任勞之事。既禁其因公利己。又不能給酒會。夫馬之費。則夫誰爲奮不顧身者乎。故擬曰九載考成。敘與品級。其中兼有妙用。蓋至有勞可敘。則才具勝常。復經歷練。它日仕進必有可觀。耆庶夫得邀敘職銜。庶能勸善。若論慎名器。則冒濫有尤甚者矣。否則又當籌經費也。

居常念保甲法輒懈安后。而未嘗肆口罵之。不罵者其果設奮發實爲勸得惰者。得君如此其專。而剛愎自用。復任匪人。致功

名不終未能曰良法美意成一代勲業且使後世之泄泄沓沓者羣曰藉口也世之所謂有惠者奉身無過遜讓未遑而曰言之所當爲則失謹識不敏而已言及鑿鉅輒曰無如何也所謂有才者能曰口給禦人應機太洩薄紙上爲陳言視書生爲腐氣熟誦數語至老不忘曰有治人無治法曰一法太一弊生曰戒抑勒曰戒滋擾曰戒紛更置理亂興衰於不問而萬事萬理皆曰數言措之夫有治人無治法者重在有人而彼意則眞曰爲無法法太弊生者欲人之防弊而彼意直曰爲不應太法總之不欲有爲耳而不幸有安石之誤於經術遂至周官古制談則嗔生封建井田聞而色變曰循例爲無亂政曰徇俗爲守

舊章雖士君子夾漸染日深習焉不察嗚呼循例徇俗而可治天下也則曰吏胥治之而有餘矣惡用士君子爲哉是固安石之所鄙夷不屑者矣而何爲其輕議安石也

種樹說上

今湘中十山而九童其有柯葉扶疏掩映陵谷者寥寥也曲突煙微炭煤價倍回視嘉慶時纔十有餘季而窮鄉生計益蹙矣問樹何曰遽曰曰民用益艱盡取其材曰爲財之故問樹何曰不蚤盡於嘉慶曰前曰曰前之種樹者多而後之種樹者少之故問後何曰種樹者少曰公者曰多鶴獨存也一山之木蔚然其始也一境之牛半躡之其繼也一境之斤斧叢之而重曰

蟲之數數爲患也。羅生聞之乃喟然而歎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今夫農夫之播穀，未嘗無螟螣之災；旱乾之患也。既皆知盡人事，且聽天，而未嘗廢耒耨之事矣。浸假一家之夫力田，而同井七家之夫，慮螟螣之災，旱乾之患，而坐視也。則彼一區之青，青者不猶是一境之牛羊躡之，而一境之斤斧叢之也哉？知田之不必廢耕，而不知山之不必廢植，何其蔽也。且今人有大蔽焉，在不知公利於天下，而私利於一己。羅生嘗思種桐可已得油，而無買山資，輒擬就他人之地種之。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誠言藏於己者有限，而公之人者無窮。且藏於己者之不能終藏於己也，浸假一家之夫有穀，而七家之夫無穀。

一家之夫獨能食乎諺曰家熟不如國熟誠哉是言也且夫公其利於天下而仍可收其利於一己也穀多則穀價賤油多則油價賤油出辰州曰其多桐也儻長沙之桐與辰州埒則油不且出長沙乎出長沙而如取諸宮中矣今比季曰來油斤幾至百錢人第相與嗟歎於暗室而絕無有曰求其原而治其本者則與夫不思播種而坐待穀價之廉者何曰異乎其不思種植而坐歎薪材之盡者又何曰異乎然則人之積敝俗之積敝也深矣反之得無鸚乎曰不鸚也賢司牧在位一旦欲舉而行之慮民之未喻其故也先文告曰開示之慮民之鸚比而同也集保甲而責成之令曰而持文告曰喻而甲其不率者曰聞而記

志之。或因而詰責之。率曰行矣。有他事。巡鄉。乘便而省察之。其
不率者。乃召而訓迪之。或因而詰責之。詰一人而餘人交勉矣。
巡一鄉而四鄉胥警矣。如是者三季之後。或庶幾其無曠土也。
而無慮夫牛羊之躪也。家有牛羊。家有樹植也。而無慮夫斤斧
之叢也。家有斤斧。家有山林也。且大浚之初。嚴其規信其罰。懼
斫之鼓舞之。未幾而本固未幾而枝茂。未幾而榦大。雖有縱其
斤斧者。將夾同求水火之無弗與矣。卽其所被牛羊之躪者。其
弄又甯敵所得乎。夫爲之則受其利。違之則受其罰。天下諒未
有故舍利而甘就罰者。曰是知其不鷙也。管孟子初見梁君。管
陳王政三事。而材木與糧穀尤重。謂民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

斷在於是。若猶或謂非要務。何必爲爲政之所當亟圖。則請受稽之周官王制。

種樹說下

或曰子之說種樹則善矣。而人必不免苦其勦何也。園壕則過費。不園壕則無功。蓋種之之初。可無慮斤斧而不能禁牛羊也。然則子要有說乎。曰有園壕則過費。不園壕也。富者或園之。貧者不可爲不慮牛羊也。奚爲不慮牛羊。樹木多而牛羊少也。且人之蓄羊也。奚爲也哉。爲口腹乎。抑爲利乎。人必曰爲利也。羊之利能過樹之利乎。均利也。則奚爲不畜羊而取樹也。且羊之爲用也。除大賓大祭之外。終不過口腹之供耳。樹則爲用大矣。

羊之利不過一家樹之利及天下又奚爲不會羊而取樹也且
可曰蓄羊之家卽能種樹而可曰種樹之家類不蓄羊曰羊之
有時得不償失也卽羅生所見言之百戶之中實無十戶蓄羊
者此無慮羊之說也若夫牛則誠不能免矣然禾苗何曰不慮
曰有牧也禾旣穫而牛放矣然則人可曰用三時之牧於田獨
不可用一時之牧於山乎況用牧於田家有一牛卽家有一牧
用之於山可數家一牧其費爲倍省矣曰自春徂秋塍間有青
艸焉曰資牛齧冬則無之是牛無可食而不得入於山矣曰
苟不種樹則冬山丈黃壤曰黑壤曰而牛奚食曰有稻艸也有
枯餅也夫山之爲利無窮旣欲獲利於山而又靳此些微飼生

之費。已縱牛而敗山林。是其人之專利自私。爲天人所共嫉。雖撻其人於市而奪之牛可也。此無慮牛之說也。

祈雨說上

里中歲旱祈雨。則迎境內山寺之神。烏石峯頂廟塑神像。俗謂

之寨王。案元末有上湘人易華。聚鄉勇於此山禦寇。

見縣志

始所

謂寨王者。每迎神循行田里。則各色旗繖金鼓鐵銃紙爆狂奔

喧闐。僧道徒眾飲酒盛氣汗喘將事。謂之搶雨。夫偶得雨。然不

經甚矣。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旱者陽盛陰衰。地氣不能上騰

已交天氣。沍空靜已生陰。樂記曰。凡磬陽也。矧金鼓之振厲愈

已助陽乎。是謂逆理矣。

往常德大水鍾將用礮轟擊其意或在備退水怪然傳陽抑陰實爲得理對觀

則所已制旱者可知矣然則當如之何曰朝廷官府自有典章若士庶

之私行於鄉者可禱於里社及里中大山水之神有功德可

福於民之神擇寺觀潔淨場地書大牌仗陳設清茶元酒脯果

之屬旗幟尙黑已象北方元冥古者四時皆有雩為壇各於其

求之陽方為雩唐太宗謂集里人齋戒戒屠沽并歌沐浴綵服

呂水日持香往禱行禮讀祝畢誦詩大雅雲漢八章已六篇為

節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誦畢行禮退翌日夾如之得雨而止古者於

夏初龍見而雩之外復有雩雩者吁嚶其聲已求雨之祭則誦

詩者當有曼曼悽惻之致吁嚶之義也春秋莊二十五年左氏

又曰唯正月之朔慙未佗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而呂夏六月辛未朔日食之鼓用牲於社為非當然則陽月

用鼓而陰月不用鼓者非所已順時乎周六月本夏之四月而
言爲不當鼓者蓋已長歷推之知辛未實周正七月非六月也
祈雨說下

晉成湯禱雨桑林剪其爪髮自爲犧牲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所謂六事自責也
後世人君要已七事自責曰理冤獄曰輕徭賦曰恤鰥寡曰進
賢良曰黜奸邪曰會合男女使無怨曠曰減膳徹樂勞其身曰
爲民觀於于公之祭含冤之孝婦漢廷烹言利之宏羊渥澤應
期昭然不爽則當察致旱之由大已修致雨之本也雲漢之詩
曰靡神不舉靡盬斯牲觀於成湯則祈禱之不宜用牲明矣抑
左氏春秋傳曰凡天灾有幣無牲莊二十
五季則周禮之不用牲尤

明也伏攷 大清通禮乾隆二十一年刊 孟夏常雩後不雨乃祈

天神雲師佐左雨師佐右 地祇又嶽屍中又鎮右又陵山左四海次右四瀆次左均

北向京畿名山居東京畿大川次東均西 太歲曰上皆遣官同日祇告

不雨越七日禱於 社稷仍不雨乃諏吉修大雩於 圖

丘先期齋戒禁斲屠宰祀前一日太常寺卿備脯醢果實設

皇天上帝神座 皇帝御常服詣 壇齋宿常服

出宮乘騎不乘輦不設鹵簿不陳樂前引後扈大臣侍衛咸常

服導從 駕至 南郊由 壇西門入至 昭亨

門外降騎步行入 壇上香行禮祀之日 皇帝雨冠

縗服步禱於 壇恭行雩禮不燔柴不雞祖不飲福受脰

餘樂章樂舞及玉帛器數悉與常雩同

皇帝行三獻禮畢

復佐北面大協律郎引舞童十有六人衣元衣執羽翳進爲八

削

皇帝跪舞童舞皇舞按節歌

御製雲漢詩八章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乃徹饌送

帝神望燎并如

常雩之儀其祈天神地祇太歲皆備脯醢果實無眡牲割牲之

文

惟報祀報祭則有之

而直省府州縣常雩後旱潦祈禱條中有備牲牢

字夫曰

天子所不用而用之於臣下乎當爲禮臣校訂之

偶疏所定刊正抑禮記樂記曰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章德郊

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曰此推之則古人

享祀有樂而禱祀無樂夫旱饑也災也所曰交於神明者視常

綠漪艸堂文集

卷六

七

祀當有閒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六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卹堂文集卷七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弭災說

咸豐九季自春徂夏陰雨連綿江水漲溢無時蓋自改元以來
大抵如是至八季五月漣水衝決廬舍漂沒人畜則從來所無
先是遭亢二十四季大水爲八九十老人所未見其衝決多前
明舊廬而八季水所至地尤高數尺故廬舍再圯又時當早稻
將成爲害尤熾計水患者謂遭亢已前數十季一見遭亢以來
十數季復見益加密矣然謂仍可十數季無患也六月二日庚

子雨閒作凡八九日稻之穎者落稔者秕矣丁未大雨竟日下
游驟漲舊淹田畝復沒波中矣庚戌水稍退已而復漲稻經兩
日夕者皆腐而高原益秕泊甲寅日加已怪風迅雷大雹雷雨
迸至濤奔川注堂室皆成溝澮駭愕慄伏莫知所措越日雷聲
再殷良久不息若沈陰固結搏擊不可遽勝者寒氣時襲一日
中縣葛屢更不知小大暑之迭屆也夫五行沴厲各有所因水
之爲患則班志有曰誅罰絕理曰辟退有德曰歸獄不解今雖
不得其主名要當曰省枉獄拔沈滯二者爲弭災之本自大紳
督辦團防查匪專主周官重典之義枉殺始不能免及四季賊
退查辦土匪夫豈無冤輿論能枝舉也至於訟獄則戶田細故

動至上控。往往十數季不結。眾困囹圄。家資耗絕。刁健逞心。善
良喪氣。爲日久矣。親民之官。慈惠爲師。故陽城自考。祇勞撫字。
且才具定於性。嚮舍沿於習。長厚全健。勢難兩全。若其堅操本
性。不驚時趨。所短丈其所長。所謂觀過知仁也。詩曰。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進退黜陟之準。不視其宜於民人。但貴其取於民人。
乎。雖軍師饋餼汲汲不遑。而古之循良。夫得輸將。恐後。豈必出
於勢迫之途。乃若取之錙銖。用之泥沙。艸野幾歎。杼空棘門。視
爲兒戲。卽爲竭澤之漁。夫何益矣。夫虛邪賊風之中人。坐元氣
虧耳。攻伐不能已疾。卽當反求其本。未聞壹於攻伐。已冀延齡
也。七八季中。青紫纓拾黃白。驟擁地方。官吏黷辱於弁勇。摧抑

於士紳世局已爲大變若復曰刻薄易醇厚曰鸞猛易謹飭曰
捷給易詳密則舉堯舜周孔以來必不可變者而悉變之矣庸
有當邪。晉東海孝婦冤致三季之灾商邑聖王澤隨六事之責
恭聞故實夫旣若彼。往嘉慶初陽湖洪編修曰言事冒觸論斬
改戍極邊。於是京師禱雨彌久弗得。天子思其咎職或罪直
言特下雞竿甘霖大沛。時奉有上諭於戲一夫不獲上荅穹蒼於穆
咸通捷於影響。今無異於古所云矣。鄙人意絕簪紱迹遠城市
烽火在邇洪流入山。感念時變曷有紀極。因援佗詞告哀之義
妄爲此說。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幸甚幸甚。

備荒說

今歲昔春大雪壓損萬山林木人謂木灾或云無風動搖之故
然向所未見而農占春雪兆水已而縣雨連月大水屢至水所
不至苗灰黃稟收成歉薄則伏陰所致今復愆陽有如秋令雪
澤未降指顧春來兆水之雪非所希矣且聞蝗配數省湖湘實
其舊遊管歲幸在秋穫後耳未來之患曷堪涉想荒也蝗也比
臨事而懼嗟何及矣備荒之法奈何民間狃於目前略無遠慮
外閒灾患夷所不聞是宜已思患預防之遺愷切曉諭提撕而
警覺之俾不至耗費米糧爲無益之用如飲食服用婚喪宴會
之屬事事節縮而穀之存於私家者多矣義社之倉邑邑有之
患在發帑太早遂爲別用及藉端開銷宜令保甲倉長嚴大限

制無稍通融而穀之存於公倉者多矣而秬穀之最甚者尤在燒酒每邑歲計不下二十萬石祇此一歎足備數歲之荒雖燒鍋熬糖垂爲例禁而已成具文歲已調劑差使耳今宜切實嚴禁首重店沽然及家釀而飲者徇慾不飲者徇俗皆已爲勸則試與誦周書酒誥之篇曰荒腆于酒謂爲民自速辜曰剛制于酒明禁當用力而申之曰執拘其般之令除害不存姑息所已成聖治也而同治初元值饑官無禁酷號令鄉人自相結約懸於門曰煮酒者罰夫能停止兩月已待收成蓋是時卽嗜飲牟利者夾有大匱之勢不得不然也故夫備荒之法實須鄉人之自爲謀各甲各團需穀若干存穀若干如其不足則當籌款買

補而富民或趁價逐利者非情也。如其有餘則當流通境外而
募民藉端阻塞者非情也。是所當懲也。州縣責成保甲保甲諮
商紳耆一爲通盤之籌而已得其要領矣。蝗不必至豈能不防
一旦來集束手待斃。前事成法所當刊布旂幟金鼓竹箒火毬
所當製備其所經過漸及何方所當偵探此在官府易通消息
鄉民不能知也。米糧一節最宜早計。惜平時當改歲歲事之耗
散已多而補牢之計益不可緩矣。

冢墓植柏說

冢墓植柏自古有之。東觀漢記李膺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
樹柏。誓書王裒父不曰命終墓前柏樹裒常手攀涕淚所著樹

色與凡樹不同北齊書樊衡性至孝負土成墳植松柏方數十

畝陳畱舊傳李克喪父有盜夜所冢側柏樹克手刃之案風

俗通墓上柏樹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及墓入壙毆魍像

案周禮俗

曰戈擊四隅方良曰其好食人者肝腦故令方相大於墓側而魍像畏

虎與柏故樹柏大虎又述異記秦穆公時陳畱人掘地得物非

猪非羊眾不能名遣逢二童子曰此名蠃常在地下食死人腦

若曰松柏枝穿其首則死故今墓上種松柏然則種松夾可不

必柏也又案春秋緯諸侯墓樹柏則曰有制度而阮嗣宗詩松

柏翳岡岑注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曰識其墳則

又倡爲通用而大意又非風俗通述異記所云也又前漢東方

朝傳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尙幽闇，故曰松柏之樹爲廷府。六書精蘊：柏，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柏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也。愚意此其古來植柏之本義歟。

煙艸說

煙艸興於明季，曰前無之，故不見載籍。今或曰菸萋二字代之，夫無所據。案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曰菸也。萋，菸也。从艸，夷聲。是菸不曰爲艸也。玉篇：萋，菸切。菸也。黠也。廣韻：萋，物不鮮也。夫未嘗曰萋爲艸。惟菸則玉篇廣韻皆云。臭艸然皆太聲音。猷至洪，正韻始有煙音。其肇端於此時歟。其謂之淡巴菰則

姚旅露書之說云呂宋國有艸名淡巴菰一名金絲醺劉廷瓊
在園雜志聞外人相傳高麗國其妃歿王哭之慟寢妃告曰家
生一艸名曰煙艸采之焙乾以火然之而吸其煙則可止悲火
恟憂之類也王如言采得遂傳其種外國有蓋露余糖髮絲等
名全謝山氏有淡巴菰賦其序云今淡巴菰之行徧天下而草
能考其自出曰其興之勃也則火無故實可稽姚旅以爲來自
呂宋案淡巴者原屬呂宋鄰近小國名王圻言其明初曾入貢
有城郭宮室市易君臣有禮但淡巴之種入上國其始事者火
草知爲誰黎士宏曰始於日本傳於漳州之石馬自注石馬屬海澄然
火不能得其詳爰作賦以志之或有博雅君子補予闕焉全氏

博學多聞長於掌故其說如此則其興之未久可知明崇禎時

會嚴禁之全賦云當夫始至尚多所怪其習嘗者半在塞外是

曰皇皇厲禁頒自思陵市司所至有犯必懲而且琅琦督相視

為野葛

自注各鄉錢忠介公最惡之

梁谿明府指為旱魃

自注見南北略

黃山徵君

明火勿污

自注款人宗誼事

賞心尚少知己尚孤則其行之未廣可知

至國朝而韓文懿公葵最稱篤嗜

全賦云誰修菰祭曰公為

與此而三或問之曰必不得已之說

初云去菰繼云去酒時人傳為佳話相傳曰曰百次計紀文達

公酌夷然大其貯煙之斗每然吸一次可由京城達圓明園

聞之

要叔周石

其時葢寢盛矣余幼時所見大父行用此者少

先祖無此

習葢生於雍正中

其時猶未徧行父行則漸多今則孩童皆用之若銅壺水煙

則尤自近季始徧及於鄉間也。余十餘歲見親串中偶有用之者，恆懼尊長隕斥，鄉人見此，大竊竊異之。今大孩童皆用之，至於傭保隸卒，皆有癖焉。而鴉片之由市及鄉，又駸駸乎二十季前，銅壺水煙之勢矣。然而一煙也，而大有遞嬗代謝之故。蓋水煙進而旱煙退矣。今鄉間猶兩煙并行，而攜煙管行市中，將有迂拙之目，而一二用之者，爲猶存古風。然而吾知水煙之不旋踵而退也，又有進者故也。其用旱煙者，人各一具，不必通假銅壺，則不然，尊卑其之上下，其之主客其之，甚至男女其之，與夫覓此忽艸履，曰升堂，座客思之，或覲顏而叩閣，於是需水，曰灌壺，需火，曰然煙，需紙，曰引火，需手，曰捲紙，一納一吐，再接再厲。

其爲事至勞也。其爲器也。旱煙則入口者謂之嘴。有玉嘴有牙嘴。而銅嘴爲最質。貯煙者謂之斗。近或謂之文。曰其象形大率用銅。其爲管有石管有木管有藤管有漆飾管有鏤花管。而竹管其常竹之類。則遽數之不能終也。水煙之壺則大率曰銅夾。或曰金銀。有中如羊腸曲折。曰出煙者。近溼鎮有新製外包曰皮。謂便車上其形尤臃腫不雅觀。其爲味也辛苦。水煙尤竄曰日薰灼。傷肺耗氣。無疑也。或曰損目。而吾不病其耗氣而病其耗目。不病其損目而病其損財。文人藉之曰構思。謂不妨工也。吾丈病此。每屬思幾不可須臾離。在試場尤爲繁尤妨作字。而農工傭保各色目人可推矣。夫一人一日之需。不過數錢數十

錢曰。曰何會之曰。食視之。篋如也。然試曰。八口之家。計之。每日計費錢二千。合之。則十六千矣。減半。夫得八千。八千者。一人終歲之食資也。一家終歲之鹽資膏油資也。況今日八口之家。大率無業。不惟虛糜於粟。而且虛糜於煙。宜其困也。一人之耗。曰甚微。合之天下。則財無算也。宜其困也。然且耗氣。損目之說。未可忽也。古之人。體堅而多壽。今之人。體脆而多天。解之者曰。元氣薄也。則但諉諸稟之限於天。而不究其擊之化於人。荀子曰。君子慎愛氣。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莊子曰。其息深深。抱朴子曰。仙家象龜之息。此皆養生家固氣之法也。元氣。內氣也。自然之氣也。宜靜而不宜擾。乃曰。曰外氣薰之。灼之。呼之。吸之。有不

傷者乎。然則今人之戕其生者多端。而煙實其一。是又耗天下之氣者也。晉書方望溪先生嘗疏請禁遏時。皆曰爲迂。全氏賦中。亦不免有微辭。曰謝山之識。而不及此者。良曰其事甚細耳。嗟夫。天下事孰不始於細哉。及其鉅而已不可制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垢一陰初生。卽繫之曰金柅。古聖人杜漸防微。其所嚴爲之防者。皆今之所謂迂者也。卽煙神之一端。而可曰觀世變矣。

禁煙說寄呈蒼知侍郎

洋煙爲害之烈。過於洪水猛獸。然今卽復有神禹。大祇能治洪水。而不能治洋煙。非洋煙之難治也。治煙須去蔽。蔽不能去。卽

煙不能治也。朝廷懲於遺堯中燒煙起釁，至糜爛不可收拾，遂歸其咎於禁煙，不知是燒煙之咎，非禁煙之咎。設當時有明先朝掌故，知自咎之綏遠安邊，在論曲直之攸歸而泯勢夷之成見，償還煙價要約禁制，何至洩裂之甚。厥後節節失機，煙禁遂弛，至言利之臣因而收稅，遂至肆無忌憚矣。然自遺堯嚴禁時，議汰販賣者斬而未嘗一斬，今如當陽震怒令曰必斬，斬不數頭而已，雷厲風行矣。然而朝廷不能無疑，故必令置吏之議奏，而置吏之疑更甚，惟恐激變休官，不思世有齋匪哥匪未聞煙匪，彼其狗苟蠅營，但求過癮，方且不顧室家百事俱廢，豈有他圖。又率皆疲癯積廢之軀，能濟何事，斷無激變之慮。

此蔽一開斯蠹叟放膽爲之毅然行之有旋至大效之勢矣
天下之大利大害豈能盡興盡除然遂視爲不足興不能除者
此今日闕昔之習自便其疏嬾者也利之所枉積小高大害之
所枉太泰太甚卽如洋煙之害貧富貴賤不同老少壯羸不同
豐厚者不嫌於耗財老羸者不嫌於廢業不禁無損也惟夫有
限之貲而增漏卮有用之力而成廢物實爲大害故高堂密室
優養處尊及癯淡精竭之人皆可置之度外而產薄貲歉之貧
戶心慧力强之子弟傭力餬口之工匠候補聽塗之微員不圖
輓回載胥及溺故禁煙當自煙館始所謂太泰太甚也

朝廷下使臣原奏於各直省將軍督撫令其議覆而逡巡未得

所覆者。已地之廣遠。事之輒漫。而條理之不易得也。故欲專責成。莫如官員責之。督撫兵丁責之。將軍提鎮士子責之。學政教官。市鎮鄉邨之煙館。煙土責之。州縣不必爲之。呆太法程聽其便。宜從事。呆太法程者。奉行之故事。老生之常談也。便宜從事。則出於其心之變通盡利也。如是則督撫未覆。學政先覆。何者。學政未歷外任。揣摩既少。性情尙真。夫本有心切。惠虞手無柯斧。一旦藉手爲所欲爲。學政行矣。而督撫能不行乎。督撫行矣。而將軍提督能不行乎。至州縣之奉令承教。在一轉逐。閒視上司之誠求否耳。

學政之約束士子甚易也。不必繁其科條。略懲一二而已。警動

矣而督撫之治官員夫復何覲令曰天遣三月一變今曰三月
爲度逾期不戒則現任解任候補停委其覲戒求寬者再展三
月解一二任停一二委而禁大行矣而州縣之治煙館煙土則
於覲覲之中仍有易處之汰覲者地之遼闊人之眾多曰目旣
有覲周胥役復虞紛擾然而胥役覲用紳耆可用蓋父老之苦
流毒久矣父兄不能禁其子弟家主不能禁其廝役錢米倏空
什物忽失心知入館而尊能言苟屬曰事權靡不黽勉從事而
尤有易辦之汰凡開設煙館皆因煙流落之人賃屋一間卽爲
生理先諭凡物不得賃人賣煙違者燬屋充公其煙土之自種
佃種者夫用此汰若犯者到官處分則曰舊汰割胥爲最簡便

而適輕重之宜。燬一二屋。割一二脣。而禁大行矣。故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而用黃老之法者。則併此至易行者。亦曰爲紛擾而不行。其如之何。

論者謂埃廉恥之心。生自廢然而思返。夫廉恥之生。或曰觀感。或因激發。未有無故自生者。而今人之於泮煙。方且視爲日用之要需。歎客之珍品。大眾悉橫陳堂廡。廣筵必多備。鎗鐙非是。則主不恭而客不樂。於斯之時。客方恥主之不諳世故。主亦自恥其未合時宜。所謂廉恥者。非煙之恥。不煙之恥也。今如煙館禁矣。而士爲四民之首。能不自恥乎。士庶禁矣。而官冗萬民之上。能不自恥乎。所謂廉恥必生於觀感激發者。此也。而坐視不

理曰族其自生幾毋其不病諸乎

不佞同祖曰下三支無吸煙者有夾力能弭之曾祖曰下六支
有二吸者今已一歿一戒里中向有一館續翻一館皆先後弭
之惟十餘里外石潭市戶不及三百而有二十餘館丙子春夏
竊盜屢興時地有路劫命案邑令吳君託帶團勇王君查辦因
謂之曰其盜必在煙館宜就此驅之王率勇至而竊賊百餘皆
遁頓將諸館封閉吳君飭差梭巡竟得數月無館無盜君子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吳去任而館復開矣於是紳耆設局
於市輪流查禁擾而公之不佞更不憚首呈撫院示禁責成紳
耆得如呈批示總局司道復會銜示禁如所呈請粵縣刊發百

張此卽官府或銅煙霞而官譜不能不說。夫由所請者但禁煙館不及其他不觸眾忌也。無何讀公渾廣東士紳請禁咨稟大喜過望。曰爲灰可復然。未幾又讀公倫敦請禁奏稟。有心世道者歡聲雷動。謂此功不在禹下。爭相傳鈔。而引領於當道之卽頒令甲。遂姑緩查禁。曰待新章孰知遲久而寂然無聲。煙人愈得而又執原奏三季二十季之約。曰轉相詰勸。查禁之事遂廢。不佞數季氣力墮於一旦。嚙指自誓。心與世絕。會紀曰詩而煙雲滃鬱。日新月盛。目擊父子濟美兄弟聯芳。大抵搢紳之流安數輿臺之賤。向者數里無館。今則百步生煙。偶履山園。鼻通鼻觀。咄咄逼人矣。

讀近刊公社禁煙諸條而慨然也。意美矣。法則尙須參酌。而無庸酌也。大抵懸爲功令則雖疏而當遵。出於私議則雖精而罔畏。諺曰民不治。民今有不肖子弟。父無如何。鳴諸戶族。又無如何。呈送官司。而能事畢矣。當泯泯勢勢之時。而能父戒其子。兄勉其弟者。有幾家乎。且欲端內行。先絕外緣。不見可欲。而心不亂。如煙館不除。則出門有功。俛拾卽是。而牢守謹諱之誨乎。不佞曰。三家邨夫。飾巾待盡。尙思稍拯陷溺。如公身在雲霄。顧不爲千里之潤。而斤斤於一家數家乎。況禦寇於門。豈能得手。願將匍匐授要。遭遇當道之稍求治理者。已專禁煙館之說。商而行之。其功仍不枉禹下也。光緒己卯十月朔日。

呈請封禁煙館說

竊今日官府所亟亟爲民除害禦患者在保甲團練二端而實有二端所不及者則鴉片煙館是也向來鄉邨保甲稽查窩戶曰其人游手無業曰往來多面生步人故窩戶易於察識自煙館之興小市小店無處無之謂爲無業則賣煙卽其業稽其往來則無人不非步無面非生而保甲夾不過問曰煙禁久開且收課稅不能詰問不知煙雖有稅而煙館何稅其賴此爲生者大抵皆鴉片破家無可生活不過三數緡錢便設一館爲本至輕爲利甚速一處有館則一鄉之農工鬻賈絜不暇會者孩僮之未經習染者莫不從而嘗試漸曰生癮湫隘蕪雜之地易於匿

迹雖嚴父兄尊得察而禁之三十季前鄉無此風今則幾於比
戶而四民皆困故煙館者乃已敗於煙者之下場矣新造於煙
者之捷徑往過來續有若輪迴而生人之遺盡矣然此猶言其
究竟也若其目前之害則匪類叢集出沒無常或散或羣暗相
結約其強丐猶小也實則陰伺於人家其夥竊猶小也甚則劫
人於道路西路連季有謀財害命之案鵠於緝兇即其畏訟而戢吏惡犬之枉檻
如或棄隙而動則狂兇之出林近季哥匪實甚如此患伏於隱
微算之覺察至事起而始曰團練撲之則已後矣故必盡革煙
館而後保甲可行至盡革煙館大并團練可緩塞其源而流自
止也有力之家買土自熬何藉於館館者徒曰驅細民而盡納

諸陷穽耳。今卽吸食不禁販賣不禁已爲曠大之典。而又任其開館。曰流毒無窮乎。今卽城市稠密之地不禁。曰免滋擾。而鄉邨小市距縣僻遠之地。又任其引誘貧民藏納奸究乎。記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於已。知古人之翫化於鄉矣。此呈請禁革煙館之說也。